冬之韵,浪漫与诗意的交响曲

■季大相

只不过一夜之间,今晨出门就需要加穿两件线衫或裹上一件羽绒服御寒了。冬天来得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似的,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但不管你愿不愿意,冬天终归还是如约而至了。

行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一边伸出双手去用掌心努力地将冻得发疼的耳朵捂热,不停地哈气、跺脚,驱寒取暖。道路两侧的树木早已是光秃秃的模样,一阵寒风刮过,地面上的枯草、落叶好似受到惊吓一般,瑟瑟发抖,随风起舞、翻滚也显得无精打采。不远处的村庄,显得沧桑、落寞,因空巢户的不断增加,失去了它曾经的热闹和喧哗。干涸的小河边,几条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家狗在打闹嬉戏,上蹿下跳地追逐着,释放出村庄里还有人出入生活的气息。还有那些景观苗木,虽然枝干上的叶片儿仍呈绿色,但好像人失眠没有休息好一般,有点萎靡不振的模样。冬天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色彩单调,但也是通透的,那田野、沟渠、圩堆……无遮无挡,让你一览无余,品味乡村独特的韵味。

今冬的第一场雪,把大地装扮成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田野里被积雪铺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树木枝丫上的冰凌花,晶莹剔透,造型各异,引得许多人评头论足。堆雪人、打雪仗,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也参与其中,于欢声笑语中追寻久远的儿时记忆,好似返老还童,岁月在身上没有刻下印记。男生、女生自拍或他拍,就连一些老年人也把手机玩得溜溜转,拍景配图广发朋友圈、上抖音,好好地秀一回,脸颊的笑容像花儿般灿烂。

华灯初上,乐曲响起,原本缩手缩脚的人们,立马精神抖擞,步履矫健地跳起广场舞,老大爷、老大妈那伸腿舒臂的灵活劲儿,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旁边还围拢着一群瞧热闹的,指指点点,嘀嘀咕咕低声进行点评,舞姿出众者,能不断地收获掌声和叫好声。

儿时的冬日里,男孩子“斗鸡”,双手提起膝盖对碰,有时“咚”的一声猛磕,双方痛得龇牙咧嘴,前跑后逐,一方脚掌落地认输。女生则玩起跳绳,双腿跳、单腿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要说大规模的“战争”,非“挤扛”莫属,两个班级挑出同数量的男生,10人或20人一组,身体紧靠着墙壁,随着一声“开始”,双方肩膀双扛,直到一方被挤退为落败。有时一方明显实力不济,则故意使坏,趁对方使劲挤扛的时候,突然全员撤步脱离接触,另一方则因瞬间失控而摔成一片。大人们躺在草堆边晒太阳、侃大山,或围坐成一圈打扑克牌,往往会出现旁观者比打牌者还着急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饭点一到,各散回家。

进入腊月,农事渐少,人们便开始忙年。村东头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忙碌起来了,早船跑起来、龙头昂起来、狮子滚起来……名为“农家乐”的民间文艺演出队,正在组织排练新节目。从大年初一开始的一个正月里,他们都将活跃在乡村、企业、街头等场所开展义务演出,传播民俗文化,欢度快乐幸福年。

居民小区、农家小院,空气中弥漫着腌腊味的香气,腌鱼、腌肉、腌鸡、腌鹅……一串串地挂在绳子上、竹竿上……一幅物阜年丰的风景,衬托出火红的日子蒸蒸日上。一些头脑活络的人从中寻得商机,干起售卖咸鱼、咸肉等腌制品的生意,有的人还开起网店、直播带货,腊味既丰富着城乡居民自家的餐桌,又进入大中城市,甚至漂洋过海,成为一个增收富民壮口袋的产业。

游子回乡,亲友团聚,亲情、友情……我一直认为,冬天是最有人情味的季节,茫茫人海,匆匆步履,用爱传递温度。一个面对面的问候,一个爱心红包,一碗汤圆……冬天正以它另类的浪漫和诗意,弹奏出一首交响曲,丰盈着我们的生活。过了年初六,返乡过年的人又开始陆续踏上奔赴异乡的旅途,他们捎带着亲情的温度,大包小包地装着各种腊货及土特产,嗅着家乡的味道,去创业、打拼……又是一年的期盼与守候。

冬之韵,就是这样把生活打理得人情味十足。

运河画廊

美食街夜色

■杨 默 摄

遥寄蓉子——回乡参加蓉子追思会后作

■王耀明

你是那《一朵青莲》,
娉婷在水田雾里。
朦胧中的淡香,
有难掩的青翠飘逸。

你那把灵动的小《伞》,
御骄阳又防雨水淋滴。
开合自如,
伞下是一个典雅的你。

你在你的《青鸟集》里,
青鸟把深情传递。
那阵阵拨动心弦的吟唱,
给受众以心灵的启迪。

你在你的《童话城》里
诗写的童话清亮无比。
童话沁入童心,
让群眸更纯粹无敌。

你终于魂归故乡,
融进桑梓里。
游子回家,
回到生养你的土地。

妙通塔顶的云朵中,
有个祈盼的你。
那故乡的云哟,
早就珍藏在思乡的心底。

五岛公园的湖水中,
有个涌动的你。
那乡风吹起的浪花,
每朵都是你晶莹的讯息。

你这诗坛开得最久的菊花,
每瓣都芬芳绮丽,
历久弥香,
绽放在蕴诗醇厚的大地。

故乡的萨克斯,
伴着你亲人的泪花响起。
婉转悠扬,
那律动的音符都思念着你。

你闪烁在故乡的夜幕中,
镶嵌在诗星璀璨的天际。
你难离故土哟,
故乡就张开双臂,
把你深情地抱在怀里!

等待幸福生活

■秦 博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等”这个字。等到某天某日、等到某人某事……说许愿也好,说盼望也罢,反正就是缓一缓的意思。有些事情可以等,而且等到春暖花开,等到云开日出,等到一个美好的结果。有些事情必须等,凡事都会有一个过程。例如等我考研了,等我发达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地……这类事情吧,是模棱两可的,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有些事情就不能等,例如健康,平日里不重视,肆无忌惮,通宵达旦,花天酒地,一旦大病缠身,后悔莫及。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之后归零。我倒想说说发生在我的家庭关于等待的事情。

在婚礼上,司仪总会插科打诨,说些笑话来烘托气氛。比如问男孩:“结婚后谁当家?”“她当。”“工资交给谁?”“给她!”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引来嘉宾的开怀大笑;女孩的脸上,也露出幸福的笑容。有没有人践行这个承诺呢?我告诉您呀,有,肯定有。那就是我!我与夫人结婚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工资如数上交。早先是现金,后来是工资的储蓄本,再后来就是工资的银联卡。交现金的时候,还会有点截流;变成储蓄本(卡)后,那是一分钱也不隐匿。有一次参加局务会,当提到将奖金打入工资卡时,我带头反对,陈述理由后,引发一班人的会心一笑。

这就是等,等到青丝变白头,等到彻底无追求。换来的是:不为家庭琐事去发愁。特别是退休之后。有一次她让我擦玻璃,我不乐意,要找钟点工。她说,能做的事自己做,干吗瞎花钱?结果呢,我扭了腰,痛苦了半个月。她终于明白,都老了,有些活干不了啦。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要我做家务事,床上用品、换身衣服,及时更换;每天想吃什么饭菜,提前请示;水、电、气等缴纳费用,她去,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她还娇嗔地说:“不要你操心操肺,你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我学唱京剧;我舞文弄墨;我还经常约三五个朋友,饮酒作乐,我过上了“皇帝般”的生活。

夜深人静时,我望着熟睡的夫人,轻轻的鼾声,爬上额头的皱纹,早已失去结婚时的靓丽俊俏模样。40年的夫妻,每一个转折点以及说过的悄悄话,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也曾浪漫过,也曾争吵过,两个性格不相同的人,一路磕磕绊绊,只靠一个字:等。等到气消了,风平浪静;等到儿孙绕膝,白头偕老。等啊等,终于等到“功德圆满”、开满鲜花的幸福生活。

古塔

■徐高杨

那年我在外打工,远离家乡,初来乍到,有些思乡,便有些孤寂。于是,我决定到附近逛逛,散散心。

周末早上,坐上去市中心的公交车。到了市中心,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闲逛。先去一家理发店理个发,理发的是位老大爷。他问我:“怎么理?”我说:“随便。不短不长刚刚好。”闲聊中,我问老大爷:“附近有什么景点吗?”老大爷指了个方向,说:“那边不远处有一个景点——相国寺。”

穿梭在晨光熹微的街,时而听到笼中鸟儿清脆的鸣叫声,时而传来悠扬的吆喝声。再穿过嘈杂的马路,又走过一片风吹叶响的树林,便置身于一座公园前面——也就是相国寺公园。看这名字,不用说,这个公园的前身肯定是相国寺了。在喧闹的都市中,还有这一方宁静雅致的地方,实在是难得。

向前走,别有洞天,湖面上小桥曲折,桥上游客倚着栏杆赏荷花。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一阵微风吹来,真是香远益清。岸上的柳枝堆挤在水面上。夏蝉时不时会从柳枝中传来一阵阵的“知了”声,我不禁感叹道:“柳岸声声知了语,红尘过客几人知?”

向湖心深处寻去,只见一座古塔,只剩了半截,穿过了千百年的劫难,才走到了今天。春天有落花为它起舞,夏天有蝉儿和它聊天,秋天有黄叶与它为伴,冬天有白雪将它覆盖。它只是静静的。静静地看,静静地听,静静地感受,却从未发一言。也许早已看淡,风轻云淡,无言就是最好的。它独自在心中回想到往昔。往昔,它是那么完美,光彩照人。梦回大唐,有多少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为它吟诗作赋。而如今,残花败柳,残垣断壁。所幸,它还在,依旧顽强地站立着。虽然它断壁残垣,但风华犹存。经历了千百年的磨难后,它少了许多鲜艳,却多了许多沧桑。如同一个人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艰辛坎坷,但依旧顽强地活着。

我想,半截古塔给我的感触,远大于一座完整的宝塔。